

姚老师

□徐书遐



房前的小园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菜蔬,水槽里种了荷花,在后园自建了凉亭和曲桥。姚老师除了外出,没有一天不写作的。



《赫哲晚秋》 套色木刻 43×73cm 陈龙

姚中晋老师名字的晋字是一个山字和一个晋字组成,我用五笔、拼音和手写都找不到那个字,就写了这个别字。这个名字是姚老师的父亲姚镜溪老先生起的,姚老先生是前清秀才,著有《姚镜溪集》《姚镜溪楷书千字文》等书。

姚中晋老师在1992年出版的《东大山传》上的简介这样介绍自己:“1930年生,山东文登人,自幼随父漂泊东荒,饱经祸乱,仅读六年书,1947年参加工作,历尽风霜。现任饶河县志编纂办公室主任,副编审。青年时期即酷爱文学,发表诗歌短文二百余篇(首),出版有科普杂谈《原始森林的植树者》《乌苏里江放歌》等。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会员等”。

和姚老师认识是因为文学,也因为饶河。饶河县城在乌苏里江南岸,江北岸是俄罗斯,饶河有大顶子山、国门、珍宝岛等著名景点,有位于饶河县东北乌苏里江西岸的四排乡赫哲族村,村里建有赫哲族民俗博物馆,著名的《乌苏里船歌》唱的就是这里。姚老师生活工作在饶河,我很早就听说过姚老师的大名,他编著的历史方面的书籍有《饶河县志》《饶河百年拾记》《烽燧年代——东北抗日时期土人访谈实录》,以及书写赫哲族历史、生活习俗的散文《赫哲散记》。这些史志及对少数民族的记述,为人们了解饶河历史、民族、民族风俗提供了详实的史料,又有文学价值。他还写了好多散文、地名和事件考证、诗词、植物学方面的书,《原始森林的植树者》《爱林亭记》《爱林亭记续集》《林泉野人杂集》《姚中晋书画作品集》等书籍,姚老师博学多才,写作涉猎领域非常宽泛。

2006年,我所在单位去饶河下属单

位检查,我趁同事们没起来吃早饭的空当打车到姚老师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姚老师。公出在外,没意识到那天是端午节的早上,匆忙中也没来得及买点什么。姚老师知道我我也是写作者,他和爱人热情地留我吃饭,端上为端午节做的鱼、鸡蛋、自家腌的鸭蛋、饺子等很丰盛的食物。饭后姚老师送给我他写的书,还签上名字。姚老师这样爱扩写作的人,我心里很温暖。

姚老师中等个子,那时七十几岁,显得很年轻,说话不急不缓,表情总是那么平和,待人热情诚恳。姚老师的爱人很年轻,也很热情。姚老师和爱人住在公园边的平房里,生活简朴,屋里陈设简单陈旧,书房兼会客室、饭厅,两个卧室,厨房,但姚老师和爱人非常热爱生活,房前的小园

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菜蔬,水槽里种了荷花,在后园自建了凉亭和曲桥,姚老师引我参观。姚老师注重锻炼,生活规律,身体很硬朗。姚老师除了外出,没有一天不写作的,姚老师是写作人的榜样。

一晃到了2016年,我和姚老师在这一年一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这年姚老师88岁,笔耕不辍。2017年6月,我们一起在黑龙江作家协会接受中国作家协会培训。

从哈尔滨回来后,我因为对赫哲族文化的兴趣,再次来到饶河,并看望姚老师。姚老师89岁了,正在给《诗经》做注释,每天都要去工作室写作(饶河县专门给姚老师拨了工作室)。姚老师知道我这次来要采访赫哲族朋友,所以在我

到时,他和老朋友已在等着我,开车带我到四排乡赫哲族村主任尤双喜家采访,第二天姚老师和爱人还带我到他老朋友赫哲族艺术传承人戈志厚家里采访。这次来饶河收获很大,多亏了姚老师的帮助。姚老师送给我他写的小说、散文等书,也要把我送给他的诗集送给饶河县的朋友,还嘱咐让双鸭山市的作协组织作家到饶河来,和饶河写作的朋友座谈,帮助饶河县作者提高写作水平。

每次去看姚老师,他和他爱人一定留我吃饭,留住宿,走时一定送饶河特产蜂蜜,还送到客车站,怎样拒绝都不成,姚老师这么大年纪,我心里很不安。

回来后看姚老师送给我的三本自传体小说《东大山传》《乌苏春秋》《那丹风雨》心里震动很大。特别是《东大山传》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从书里知道了姚老师的家族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对东北人民的奴役、杀戮,经济的掠夺,奴化教育的过程,以及苏联出兵东北饶河后的情况,姚老师写得那样细致,动情,引人入胜。林子老师在序言里评价:“作品里发出了民族救亡的历史呼声,迸发了不甘亡国奴的人们的反抗的火花——中晋不仅给我们奉献了一本瑰丽多彩的北大荒地地域文化小说,也可以说是给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奉献了一本告诉他们上一辈人过去是怎样含辛茹苦地走过来,今后他们又应该怎样继续走向未来的爱国主义教材。”《乌苏春秋》反映了边疆小县城解放后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土地改革时严酷的斗争,以及这种年代自己家庭的经历,读后“使人有进入一幅奇特的边地历史风情图画的境界之中”(《乌苏春秋》内容题

要)》。《那丹风雨》记述了乌苏里江沿岸饶河县一带地域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一年十年间社会风云变化”(《那丹风雨》内容提要)。这三部书是姚老师文学力作,也确定了姚老师的文学地位。

看完这三本书后我才知道姚老师热忱,敦厚,坚韧和豁达的性格,对写作的执着,和父母的教育,家庭的影响,山东人的传统、北大荒的浑厚,姚老师注重内心的修养分不开。从姚老师的简介和作品里看出他的一生一定经历很多,这些经历使他成熟,更加严于要求自己,感激和珍惜生命和生活,珍惜写作的时光。

2018年十一假期,我和朋友及他女儿、女儿的同学去饶河小南河、大顶子山玩,我们一起到县城看望姚老师,他的《诗经译注》已经出版,他把书赠送给我们,我们从心里深深地敬佩姚老师。姚老师留我们吃饭,走时送每个人礼物,90岁的老师为我们做这些,我心里不安且自责。

姚老师最近在电话里对我说,“我的作品算纪实吧,不敢说是小说”,他当年曾有写两部书的愿望,因为当时的状况没有写,现在写不出来了,很遗憾。

我在北京,姚老师时常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回黑龙江,去饶河事先给他打电话,说他像我这年纪,每天写,嘱咐我正是好时候,要好好写作。

有幸认识姚老师,不仅拜读他的作品,他的宽厚的为人、勤奋的写作精神、对生命和生活积极的态度,都值得我思考和学习。姚老师的书我当文学读,又当史料使用,通过姚老师作品,我了解了饶河的过去和现在,了解了抗联第七军,以及赫哲族人民,我的写作计划不自觉向这里倾斜。愿不辜负姚老师对我的期望。

小花筐箩小花筐

□张建武



容颜、神态、气息。我们仨,相顾无言。说年龄,我比她俩大;论辈分,她俩比我长。小花筐箩小花筐都已五十岁。

点滴瓶,躺在炕上的奶奶,趴着炕沿的我。我的目光在奶奶平静的脸、一动不动的胳膊、扎进胳膊血管的针头、连着针头的胶管 and 挂在“幔帐杆”上的药瓶之间逡巡。冬季,奶奶的气管炎轻重,轻时,奶奶专属小药匣里的药片顶着;重了,父亲到“大队药社”请“赤脚医生”上门,给奶奶打吊瓶。

打过三五个吊瓶,奶奶嗓子眼里的“撕撕拉拉”轻了许多,不再大张嘴飞扬上颚儿。那次,点滴之后,奶奶对我说:“大孙子,你给奶攒点纸,要结实抗撕的。”我问:“奶,你晚上有痰能用多少啊?”奶奶说:“咯痰有纸,攒点好纸等开春我做花筐箩花筐。”

纸,地里不长,哪儿都缺。生产队有报纸,公社邮递员一送来,队干部就亲自或指定人保管(不然会被抽烟的社员撕了卷烟),等开干部小会或社员大会拿出来学习。年节时,家有点“黄纸”,烧给逝去的亲人。要验面人家的墙壁棚顶有纸,一张赶一张的“窝子纸”,有的还贴几张年画。再就是抽烟人的“烟筐箩”“烟口袋”里有纸,抽烟的旧书废本,撕撕,裁成约三寸长一寸半宽的条。

这些纸不能用,没筋性。最结实抗撕的是牛皮纸,牛皮纸是生产队化肥的包装纸袋子。种地施肥,牛皮纸包装一拆,社员们你抢我夺,成片的牛皮纸拿回



陈怡宁版画作品《掌上流淌的金色时光·渔歌晚唱》(局部)

家糊炕席糊炕面、包孩子的书皮,破烂的牛皮纸烧灶引火。

春天到了,我攒的纸装满了柳条圈子。牛皮纸、窗户纸、书皮本皮,带亮光的宣传画。有一张宣传画,上头有几匹油亮亮的大红马,题头黑字是“没发生马传贫的社队怎么办”,宣传预防马传染性贫血的。那画儿我在生产队屋里院外的墙上多次看。刮大风,我在屯儿里路边壕沟捡到一张,画面撕开了几处。画上的马比生产队的真马漂亮,我时常把画儿从纸堆取出,铺在地上看。那天我正

看,奶奶过来,把画儿抽过去,用笤帚疙瘩扫,又用糍子 and 纸条把画儿的撕口从背面粘合。奶奶把画儿递给我,说:“留着吧。”

细篾条儿细铁丝儿,奶奶编小花筐箩小花筐的筋骨。父亲想伸手,奶奶只让他帮着把铁丝儿篾条儿的搭扣拧紧箍实。奶奶把纸放水里泡。牛皮纸浸在排子缸,其他纸泡进大泥盆。奶奶端着水舀子,缸里添点水盆里添点水。奶奶用父亲找的一截木棒,一天几次在缸里磨在盆里磨。奶奶迈步如风摆,有时候进

两步退一步。奶奶大个儿,小脚,旧社会缠足女人那种“标准”的小脚。

纸成稠糊,成粘泥。奶奶在平板上把纸泥摊开,一张一揭,趁热贴在小筐小花筐的筋骨上。里贴外贴,里外相合。奶奶用小木棍擀,用小球球滚,用掌跟按、用指肚捏、用指甲压,压薄筐箩厚。奶奶把成胎放到阴凉处,待其透干。一天两天三四天,奶奶用指甲弹它们,它们最初“噗噗”,后来“蹦儿蹦儿”,最后“噙儿噙儿”。奶奶把“噙儿噙儿”的检出来,用量身剪裁的大白纸,贴个里外三新。大白纸是我去大队供销社给奶奶买的。奶奶嘱咐我:“大白纸别怕花钱,要白的,厚的!”

我从奶奶后脑勺的疙瘩颞上看到奶奶的快乐。我说:“奶,你再教给我一个歌呗?”奶奶停下手,转头问我:“二十四节气顺口溜都能背下来啦?”“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奶奶话音未落,我就抢背起来,又快又响亮。奶奶笑盈盈看我,嘴里说:“唱个啥呢?”奶奶抬头,眼望着窗外,想了一会儿,小声细气地唱了:“春水流水浑啊,秋天流水清,还乡河两岸住着咱老百姓;漫天起浮云啊,遍地刮黑风,十冬腊月下大雪,来了那亡国兵;可恨那亡国兵啊,害国又害民,破坏和平打内战,屠杀中国人;一条花儿开呀,解放军打过来,有两杆红旗迎风而展开;一个是毛主席呀,一个是司令,后跟着英勇善战常胜的八路军……”后来我查资料,查不到歌词,查到还乡河发源于河北迁西新集以南泉庄

村,不知道奶奶唱的还乡河是不是那儿。

奶奶怎么弄到的颜料我不知道,一碟碟,赤橙黄绿青蓝紫。奶奶悬毫蘸色,去小筐小花筐箩身上点描。奶奶点啊描,描啊点,小筐青草发芽,小筐箩绿叶红花,彩鸟、花蝶、“万字”锁边、“祥云”勾沿。

最后的工序:上油。奶奶的扁扁刷刷刷。父亲说:“妈,清油味大,我刷吧。”奶奶说:“不用,你别伸手!”父亲油家里的柜子、匣子、被格、炕沿,手艺很不错。

三个筐箩七个筐,奶奶把它们一拉溜儿摆在火炕上。我问:“奶,这么多都给谁呀?”奶奶说:“都有主。”奶奶手指着嘴说着:“你爸的,伊春你三叔的,县里你大姑的,西荒你老姑的,你大姐的,你二姐的,你们哥仨的。嗯,剩一个,剩一个就留咱家吧。”我说:“奶,我爸我大姐二姐我们哥仨不是一家人吗?”奶奶说:“你大姐二姐不得出门子啊?你们长大不娶媳妇立门户啊?”

六年后,我有了最小的弟弟,哥四个啦,奶奶的小花筐箩小花筐都有了主儿。

奶奶的小花筐箩小花筐做完,县里的大姑西荒的老姑相约回了娘家,住三天。走时,她俩各拎一个花筐。奶奶送她们到院里(奶奶几乎不出院门,她不愿意外人看到她的小脚)。大姑老姑走又不走,这个叫“妈”那个抹眼泪。父亲催她俩,并叫我领奶奶回屋。奶奶扶着我的肩头转身。屋里,炕上,还剩花筐花筐八姐妹。奶奶看了一会儿,问我:“你三叔今年过年能不能回来?”

在克拉克力瓦植物园

□李云迪



我来到克拉克力瓦植物园正是一天的下午。沿着林间枯叶铺就的小路,去寻找被闹鸟遗忘的幽静。阳光像被搅碎的蛋黄从树隙间泼下斑斑点点的金黄。参天古树下蛇一样的藤蔓攀附着粗壮的树干,渴望着接近头顶那一抹湛蓝。园外风轻草静,酷暑难耐。园内却暗香阵阵,一片阴凉。不知名的奇花异草竞相开放,流露着这个季节里的最好心情。洒落在枝杈间的各种鸟雀,竟相宣布这个季节里的最好声音。我们沿着小路向森林深处走去,越往里走树木越高大,光线越暗淡。一块窄小的空地有块不大的图板吸引了我们,上面的文字介绍着克拉克力瓦植物园的历史。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依稀可辨几个白人披着黑色的斗篷,戴着白色的礼帽,手持长枪和短剑,在昏暗中笑着。脚下一只硕大的袋鼠,侧躺在血泊之中。照片摄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那个风雨肆虐的寒秋季节。和这些袋鼠一起惨遭屠杀的还有当地隐居密林的土著种族。一棵棵巨大的桉树,仿佛是历史的见证者,在风中沙沙细语。如今,时间已经翻过血雨腥风的旧页,这里仍然保存得完好,虽然距离五光十色的文明世界近在咫尺,却依然遵循着自然界物竞天择的法则,不紧不慢地躲在城市一隅顽强地喘息。桉树的死亡是缓慢的,即便是死去的枯枝也会在风中呐喊着,像晃动着一只不屈的手

臂,提醒着你历史并没有沉睡。

这里各种生命依然葱茏。很多野生动物出没其间。当地政府对野生动物执行严格的保护,使这些珍贵的动物得以生存。我们借着微弱的光亮向森林深处继续探索,里面像死水一样的寂静,树木腐朽的味道使人窒息,在眼前疾驰而过,像一缕云烟瞬间消失。准备掉头往回走的时候,竟然和一只火红的狐狸相遇,那狐狸从我们身边像团火焰掠过,把阴暗的角落照亮。几只惊魂未定的野兔突然停下脚步,转过头朝着我们上下打量,眼神里没有了刚刚的恐惧。它们一定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可怕,因为我们不是这片森林的主人。我们决定放弃前行,循着来时的足迹走出森林的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一只袋鼠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到树上向我们告别。我们不知道自己方才的影子丢在了哪里,坐在星光下遥望着城市里闪烁的灯火,忽而有所醒悟,我们无意间成了入侵者,侵入了这片不属于人类的动物们的领地。

澳洲的始祖在森林中生活的足迹早已淹没在枯干的雨季里。如今,大地上的食草动物却空前繁荣,袋鼠就是这些生命绵延不绝的例证。袋鼠是澳大利亚的象征,也是澳大利亚人的骄傲。袋鼠一生只会往前跳,不会后退,彰显着永不退缩的一往无前的精神。澳洲野狗曾经是它们的天敌,不知什么缘故目前也已濒于灭

绝。我曾去希斯维尔动物园看望已经很稀少的野狗。它们正在和煦的阳光下与温顺的绵羊们在一起亲昵。我想像不出这凶残的杀手如今会是怎样一副温和无害的模样。它们柔软的毛皮像波浪似的流动,凌翘的耳朵不再警惕耸立,怯怯的双目总是微微闭合,在阳光下沉沉打着盹。

在克拉克力瓦植物园,还有成群的鸟儿栖息在这里,它们被称为森林皇冠上的珍珠。是森林的主人,也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世界上美妙的鸟雀在这里大多都可见到。只要天空晴朗,就能听到鸟儿在天空恣意歌唱。鹦鹉从来都是被人当作宠物的,而且十分稀少,在这里却数量可观,有时会见到千羽冲天的景象。它们习惯每天成双成对陪伴在一起,晨出暮归,出外觅食。天空和树冠是它们快乐的家。当地有句俗语:你的秘密不要对鸟说,鸟会把你的秘密告诉风。雄性鹦鹉一生都会忠诚地守护着雌性鹦鹉,若发现有危险,雄性鹦鹉就会发出尖啸,像箭簇一样射向天空,勇敢地向入侵之敌出击。等到危险解除之后,雌性鹦鹉会用唾液默默洗去自己身上的血迹,然后找到自己的爱侣,相互梳理蓬乱不堪的羽毛。夕阳西下的时候,鸟儿都会返回过夜的特冠,叽叽喳喳地在一起嬉戏。谁要是好奇想偷窥它们的秘密,立刻会遭到集体攻击。它们用尖爪、利喙,甚至用自己的粪便当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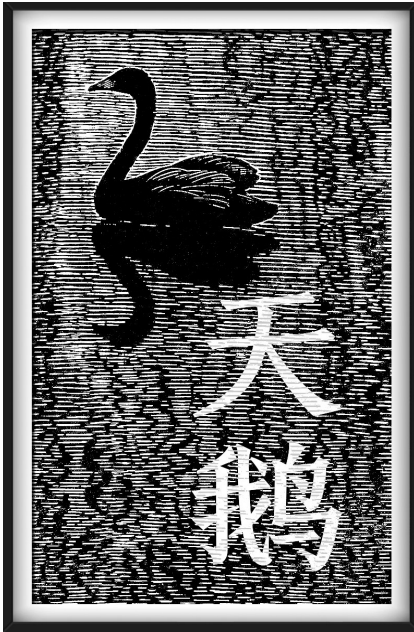
武器来奋力反抗不法之敌。鸟的羽毛是一个国家头顶的花环,鸟的歌唱是一个民族美好的心声。澳洲有个著名漫画家创作了一幅漫画,画面耐人寻味:你如果非法捕获鸟儿,警察就会将你抓获,将笼中鸟儿释放,而将你关进鸟笼。这幅漫画悬挂在海空港的出入境管理处,折射出西方人特有的幽默。在这片绿色的大地上,鸟和人类同样享受着自由的阳光。

克拉克力瓦植物园处可见渺小的生物绽放生命的光辉。我注意到厚厚的苔藓上有一只缓缓移动的淡绿色的小虫,我蹲下身来试图看清它们的轮廓,可一阵风把它们吹得无影无踪。有几只长脚蜘蛛团聚在一起,看着像蒲公英。别看它们没有翅膀,只要借助风力就可以放逐飞翔的梦想。一只坚韧的甲虫在我裸露的手臂上不慌不忙走过去,我的汗毛倏地立起来,但随着内心的平静,我被它甲壳上微妙的光泽感动了。那金银色的布满甲壳的斑点,仿佛是夜空中的星星。

澳洲是蚂蚁的乐园。这些小小的生灵背负着青天,终日低头忙碌着。据说全球蚂蚁的全体总量要高于人类。蚂蚁有着惊人的组织和生存规则,它们崇尚合作,耻于懒惰,甘于献身。一生就像一条河流朝着一个方向,忠诚于一个信仰,倾其一生精力而无怨无悔,那种坚贞和执着让人叹服。

克拉克力瓦植物园有处不大也不小的镜湖,湖里盛开着紫色的莲花。几只野鸭在清澈的湖水间游来游去。它们不时把长颈埋入水中觅食。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安静。它们没有飞走,而是向我们游了过来。我们把食物撒在湖边,它们无所顾忌地吃得很开心。我注意到有只瘦弱的小鸭子却始终也抢不到食物,原来它的视力有了毛病,以后再来的时候就格外关照这只可怜的小鸭子。有一天,身边出现个笑容可掬的外国人,温和地劝阻了我的行为。他首先感谢我的善举,然后耐心地告诉我,人为对野禽施喂会助长它们的惰性,时间久了就会丧失它们在野外生存的本领。只有在自然的环境中优胜劣汰,才能让一个生物种族得以繁衍生息。他是这个植物园里的管理者。我们分手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将那只瘦弱的小鸭子带回去救治。

我离开澳洲的时候,特意去向这些可爱的野禽告别。它们还记得我,依然欢叫着游到我身边,就像是分别许久的亲人。我见到了那只瘦弱的小鸭子也在里面。多日不见,它已经羽翼丰满,眼睛里流淌着欢乐的光。看着这温馨的画面,我完全释然了。虽然天渐渐冷了,我不担心它们今后迁徙的路程有多么遥远,因为世界上只有善良才是最温暖的那一缕阳光……



保持谦逊

□水森

◇生活中的许多不快乐,实质来自于自个儿的想法太多;生命中的许多不如意,其实都源于自己的预期太高。

◇太在意别人对自己怎么看,太在乎他人对自己啥感觉……于是,这也太敏感,那又没着落,所以就招惹来一些不快乐。

◇大道至简,繁自心间。
◇只有心简单了,世界才能简单,所见之人,人人皆可开心;只有心洒脱了,人生才能洒脱,所遇之事,事事都能快乐。

二
◇人生要效仿大师名大家,要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千万不要夜郎自大、狂妄自负。

◇自夸是明智者所避免的,却是愚蠢者所追求的。
◇无论是位高权重还是地位卑微普通,无论是名家硕儒还是初学上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每一个方面都处处显示出过人之处。

◇大凡明白人都不会自吹自擂,因为他(她)知道宇宙广大、学海无涯,终其一生也不过能洞悉其中的九牛一毛。

◇即使自己真的在某些方面做得好于别人,也不要自夸自卖,因为比你做得好的大有人在。

三
◇事事都有一定之规,但世事并非绝对。有些事情需要“三思而后行”,有些事情则需要快速反应雷厉风行。

◇“铁匠没样,边打边像”。铁匠下锤,有时下手轻,有时下手重,击打的位置也不怎么固定,不过是随心而动,但是打着打着,一件精美的器物就显露了真容。

◇理性人都是遵循“知行合一”原则去行动。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之中,才能不断地把认知完善修正,渐渐地就会顺其自然地在搞懂弄通的基础上把事情做正确,并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做正确的事情。

四
◇保持谦逊之心,容易让人亲近;保持谦虚精神,亲和力就精进。
◇“谦逊”能让人得到快乐,它会使人远离孤独,令人得到更多真诚的关爱与帮助。

◇“谦逊”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成熟成功的人大多具有谦和恭谨的品质。

◇“谦逊”还是一种良好的习惯,一个人善于用谦逊来打扮灵魂,会让自己在追梦路上乘胜前进。

